

# 读懂秋天

秋天，是一幅细腻而丰富的画卷。在这个季节，大自然用了最深情的笔触去涂抹。但读懂秋天，不仅仅是欣赏满目的斑斓，更是要用心去体会那份成熟与沉淀的智慧。秋天,用它独有的方式,诉说着关于时间、成长与变迁的故事,那里有对生命最深情的礼赞。

## 丹桂与清荷

罗卫东

上头”“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早已广为传颂、家喻户晓。当然，周敦颐的《爱莲说》可谓登峰造极，这个尤为文人所重的名作，后人当无出其右者，这里不必赘述了。

至于咏桂，似无可与《爱莲说》比肩的作品，却也可略举出一些名句，比如：唐代诗人宋之问的“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讲的就是杭州灵隐寺的桂树。

“一枝淡贮书窗下，人与花心各自香。”朱淑真道出了小女子的细腻与淑婉。该句与程垓的“窗前谁浸木犀黄。花也香。梦也香”摆在一起，虽男女有别，面对桂花，其心迹异曲而同工，却也饶有趣味。

不同于朱淑真的细腻婉约，李清照也写下了“何须浅碧轻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来形容她对于桂花的厚爱，读来自有一番巾帼之气，与词人的心性相合。吴文英的“好花偏占一秋香”一句，其雅霸之意，亦可与其相媲美。

借“更待繁花白，邀君弄芳馥”，欧阳

修不独赞桂花的形与味，也寄托了文人的趣与情，别有一番意境。

### 二

西湖的清荷在春夏之际盛开，满城的丹桂在中秋前后绽放。

荷花香味清雅，怀璧自持，不求闻达，人只有走近了，静下心来才能嗅得到；而桂花香味浓郁，热情洋溢，无远弗届，扑鼻而入，避之不能，凑近了反而闻不到，不是人近花不香，而是鼻子的嗅觉已经被浓郁的桂香熏晕了。

荷与桂，不独香味浓淡有别，形态也各异，荷花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干茎抽到一人高就不再生长，一枝一蕊，清新明了；桂树大的可以长到两层楼高，树冠延展可达数米，桂枝上的花蕊，密密麻麻，宛如天上的繁星。两者的轮廓虽然大相径庭，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是清清爽爽，荷叶和桂叶，色泽沉绿近墨，厚实淳朴，边缘清晰，层次感明显，且皆端庄大

## 艺境



© 视觉中国

## 秋野稻黄

刘从进

晚饭后又到梅坑湖，在村口的那片稻田里散步。这是一片盛大的稻田，上次来的时候还是稻苗子青青，转眼一个多月过去，田野上已是黄灿灿一片，全是走向成熟的稻穗，低头弯腰，挤眉弄眼，相互逗乐，激发了我心头的一片喜悦之情。

随手捋一把稻穗，十几颗谷粒落在手心里，一颗一颗放进嘴里慢慢咬，香甜满口。这于我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每每走在成熟的稻田边，都要将几粒稻谷放在嘴里嚼一嚼，那是来自秋天的一份带着乳香的营养。

我在稻田与溪流之间的田路上轻轻地走着，两只蜻蜓在稻穗上方一路伴着我飞，或高或低，或快或慢，为我表演，给我引路。一丛丛稻穗偷偷地弯下了腰，顶上的几片稻叶还顽强地绿着。稻叶青，稻穗黄，青黄相间，青黄相接。

一片片稻田，悄悄地黄了。低垂的稻穗像丹青能手，摇来晃去，把秋天一层一层地穿上黄装。各种各样的黄，不同层次的黄，淡黄、奶黄、金黄、雄黄、撒哈拉黄、塔克拉玛干的黄……稻黄，是一种神秘的秋黄，带着一种丰盈，一种骄傲，黄得不可阻挡又不急不躁。它默默地膨胀着，慢慢地成熟着，悄悄地燃烧着，将人间染色，将秋天酿造。

田坎边的稻子往往长得特别旺

## 秋风起，蟹脚肥

曹文远

“秋风起，蟹脚肥，菊花开，闻蟹来”。食客们吃蟹的心也跟着痒了起来，又到了食蟹最好的时节。

鲁迅先生在辅仁大学演讲时说：“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螃蟹有人吃，蜘蛛一定也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所以后人不吃了。像这种人我们当极端感谢的。”这大概是因为螃蟹看起来张牙舞爪横行霸道且丑陋凶恶全身是壳的缘故。

螃蟹“横行霸道”，又举着一对蟹螯，故人们戏称为“蟹将军”。其实，螃蟹还有许多“雅号”。宋傅肱的《蟹谱》云：“以其横行，则曰螃蟹；以其行声，则曰郭索；以其外骨，则曰介士；以其内空，则曰无肠。”你看，蟹的雅名几乎与它的腿一样多，这是其他动物难以匹敌的。

记得第一次上荀子的《劝学篇》时，我就与同桌窃窃私语提出了质疑——“蟹六跪而两螯。”不就是说螃蟹有六条腿，两只蟹钳嘛。可不对呀，我们捉到的蟹都是八只脚、一对钳，看来大学问家如荀子也有犯错的时候，当然，也可能是后人笔记记错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除了最直白地以“蟹”言“谢”之外，螃蟹还承载着很多美好的寓意。螃蟹有八条腿、两只爪，八谐音发，爪谐音抓，合起来即从八方获得财物，即“八方来财”，而且获得之后，能够紧紧抓在手中，不会轻易放手、流失；同时，螃蟹的天性是寻找水草丰、水质好的地方栖息，因此寓意着富甲天下、纵横天下的意思。

螃蟹背着蟹壳，而壳即“甲”，古代科举殿试的成绩分为三甲，一甲三人，即状元、榜眼和探花，二甲和三甲都是若干人，分别叫作“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因此一只螃蟹象征一甲，两只螃蟹象征二甲，三只螃蟹象征三甲。其中，“二甲传胪”是民间广为流传的吉祥纹样，主绘两只大闸蟹，用它们的一个蟹螯夹住同一根芦苇，谐音“二甲传胪”。皇帝宣布殿试登第进士名次的典礼叫作“传胪”。到了明代，“传胪”成为人才的代称，殿试二甲、三甲的第一名均被称为“传胪”。而到了清代，“传胪”专指殿试二甲第一名。“传胪”就指代科举中第，“二甲传胪”的纹样也就蕴含了对考生获得好名次的祝福。

古人对吃很是讲究，所谓“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吃螃蟹更是吃得细腻、细致、文雅。他们一般有八件工具，也叫作蟹八件，分别是小方桌、腰圆锤、长柄斧、长柄叉、圆头剪、镊子、钎子、小匙这几件东西，这些工具各有各的用法，分别有垫、敲、劈、叉、剪、夹、剔、盛等多种功能。有了这几件东西，螃蟹那真是吃得非常干净。不像我们现代人吃螃蟹怕麻烦，怕费事费时，大多是拿起来就掰、撕、扯，吃起来囫圄地咀嚼，吃得比较粗犷、武断，一副饕餮相，不客气讲真是“暴殄天物”。

我比较喜欢魏晋时期名士卓卓的“吃相”：“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这种持螯

盛，那是因为它们得到了更多的阳光，产生了一种边际效应，稻秆更高大，稻叶子青嘟嘟，稻粒更饱满，黄得更有力。很多稻穗优雅地弯起来挂在稻田边，成了大地的耳环。我站在田畦边，摩挲着一丛丛稻穗，很亲切，它们就是我少年时代的兄弟姐妹。

走到湖心亭，一个老婆子在稻田边种葱，她把葱头埋进土里，然后一点一点覆盖上草木灰。稻穗都高过她的身子了，披挂在她的前胸后背，看上去像是挂满了勋章。我跟她说稻子黄了！她说，是啊，马上就可以收割了！她说了一个让我惊讶的事：现在山村的水稻都不需要治虫防病了，以前常见的稻瘟病和螟虫让人很头疼，一季稻作要打药好几次，经常有因高温和药力的作用引起中毒和中暑的事发生，现在这些病虫害都没有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难怪稻子长得清清爽爽，秀色可人，让人很想跻身其中，把自己也站成一株稻。

在这个初秋的傍晚，稻子黄得很年轻，很浪漫，黄得鲜透透，黄得“突突”响。它们一边生长着一边成熟着，一片片田野欣欣向荣，自我陶醉。

所有的秋色都被黄进了那一粒稻谷里。没有在成熟的稻田边流连过很难说见过真正的秋天，世上最美的风景还是门前那片稻。这个秋天，我就坐在田边看稻子黄。

## 深秋的传奇

陈公炎

义乌西站沐浴在深秋的阳光中，那阳光如碎金般洒落在站台，站台仿佛被大自然这位慷慨的画家用金黄色彩精心涂抹。

落叶似轻盈精灵，在微风轻拂下翩然起舞。每片落叶都是秋的使者，带着季节讯息，在这古老而现代的站台上演绎生命轮回。

三十七年前的深秋，怀着对军营的无限向往，我站在当时简陋却繁忙的义乌火车站。记忆中，胸前鲜艳大红花，身着笔挺绿军装，踏上北往旅程。那时的义乌火车站虽在城市角落不起眼，却如温暖港湾，承载无数人梦想与希望。站台上人头攒动，行色匆匆的人们肩扛手提，那沉甸甸的货物，不仅是物质重量，更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许。

在之后的岁月里，我多次探亲归来，每一次都见证着火车站的新变化。

三十七年光阴转瞬即逝。当再次踏上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火车站已翻天覆地。曾经略显局促的火车大厅变得宽敞明亮，阳光毫无阻碍地洒进，现代化设施如繁星点缀。旅客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笑容，或轻松拖着行李箱，或温柔抱着孩子，眼神中满是对未来旅程的期待。

十八年前，随着小商品市场蓬勃发展，义乌西站应运而生。这座新建成的火车站，宛如新星在义乌大地闪耀。

十年前的深秋，“义新欧”中欧班列初临世间，在义乌西站悠长而肃穆的笛声中，踏上了充满未知的新征程。这班列把原本近两月的货物海运时长锐减至二十一天，如春风给两地贸易带来极大便捷，注入强劲活力源泉，促使经济迅速交融。两千多年前，张骞以无畏的勇气凿空西域，开辟出那闻名遐迩的丝绸之路。时光流转，今朝铁轨如同大地的脉络纵横交错，“义新欧”班列恰似一条蜿蜒13052公里的巨龙，气贯长虹地连接着义乌与马德里，成为全球最长的货运班列。

## 霜染菊花肥

王举芳

母亲还从邻居家移栽来好些菊花，挖坑、培土、浇水，不几天，菊花就展出了嫩嫩的绿绿的新芽，母亲说它们和我们一样喜欢新家。

初夏时节，菊花已长得十分茂盛了，叶子碧绿碧绿，每一棵都挺拔而窈窕。母亲有时候会望着它们出神，我问母亲：“菊花不开花吗？你看别的花开得多热闹。”母亲说：“花儿开花不一定非要图热闹，开出自己独特的风采才是好的。菊花是有风骨的花，所以它开花不是为了图热闹。”母亲的话我听得懵懵懂懂，但我知道菊花一定有和母亲一样的品性，要不然母亲不会那么喜欢它们。

端午前后，母亲剪了一些菊花枝条，扦插在花盆里。我问母亲：“菊花没了根还会活过来吗？”母亲说菊花很坚强，剪下来的枝条不但会活，还会活得比以前壮实，而且花会开得一点也不比地栽的

原棵逊色。果然，十几天过去，盆里的菊花就开始吐绿绽翠了。

秋天，其他的草花儿渐渐露出衰败之色，菊花却开始孕育花苞了，起初绿绿的、小小的，像极了一个个小绿豆。花苞长到黄豆大小，母亲“狠心地”掐去大部分花蕾，让我十分心疼。母亲说不能贪多，因为它不是千头菊，要是贪多，会失了花色。

秋风凉，菊花终于开了，一朵朵，在凉凉的秋风里，或深红或浅红，每一朵都开得那么欢喜。

父亲看着菊花，总是会说起那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我望着菊花，觉得它很了不起，因为它不怕冷。而母亲看着菊花，总是露出温情的笑意。后来知道菊花是“花中隐士”，不畏秋寒，高雅傲霜，而且用途很广，除了用来观赏之外，还可食、可酿、可饮、可药，怪不得陶渊明如此喜爱它，怪不得母亲